

石
匱
書
後
集

石匱書卷第四十

張國維列傳

張國維號玉筍金華東陽人天啓壬戌進士授
番禺令以卓異考入刑科給事中陞太常寺少
卿崇禎甲戌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
國維甫受事流賊犯安慶恭將唐某受賊賂敗
績全軍覆沒報至國維方壯年一夜鬚髯為之
頓白國維親督兵至安慶見司道吏可法與語

奇其才具疏請安慶添設一巡撫即以可法任之國維知人善任使撫吳八年賊不敢犯境庚辰陞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吳人生祠之埽丘山是時山東大飢石米八兩三吳價三兩國維以應天所屬河工銀盡糶米運濟寧每石加水脚五錢除糶米之河工外每石尚羨米四兩五錢遂設粥廠十餘處分布遠近命官董其事所全活者以百萬計賊首李青山聚衆數萬殺逐

官吏國維討平之獻俘於朝天子嘉其能廕一
子世錦衣千戶壬午冬北兵破薊州山東兗州
等府一時陷沒德魯二藩受禍獨慘廷臣議堪
任本兵者僉舉國維遂奉命星馳赴京受事總
督趙光抃出師羅山與北兵戰大敗折兵二萬
餘周延儒當國抑不以聞是時兵科缺員國維
題龔鼎孳等六人蔣拱宸恨不與及拱宸為御
史謂西協地六百里國維設防止五百里疏凡

七上百計撓之使不得任事癸未二月周延儒
視師無功與國維俱放歸冬十一月國維以羅
山事被逮舟過吳門士民號哭於楓橋大鼓門
誰是錦衣衛官較船國維恐有變解纜亟行得
散去至京下詔獄山東南直民為國維叩闕頌
冤詔曰張國維本當擬辟念其撫吳治河有功
着吏部議用遂以原官往浙直募兵催餉國維
行十日而遂有三月十九之變國維星夜抵浙

料理勤王五月得精兵三千至鎮江欲渡正值
弘光登極南都國維念新君踐祚必為先帝
發喪起兵北伐乃至留都欲與史可法合兵而
出朝見弘光遂以國維為兵部尚書加太子太
保協理戎政國維見馬士英議多不合因循半
斗遂以奠祖母告假襄事乙酉五月南都復陷
七即瓦解開鄭遵謙起義於紹興台州諸縉紳
奉魯王監國國維至台州朝魯王晉少傅建極

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命其歸東陽集兵到錢塘守江派汛長河頭時紹興富戶以助餉受累國維並不打糧送扎國維以東陽世產與富戶隣者以原券與之計其數令出壯士數人備衣甲器械抵價若干自某日至某日給糧抵價若干以土著之家養不逃之兵以應出之價收難得之產不動穀色而兵食具足唐王正位福建詔至浙東加國維東閣大學士勅輔魯王監國

廷臣多欲開詔國維曰繼大統者世治先嫡長
世亂先有功唐殿下提兵北伐則國維當為前
驅若止為閉戶天子反以官爵分浙東辦鹵之
心則恢復無期中興何日是太祖高皇帝之
罪人也不敢奉詔手勅凡七至而國維終不發
謂使臣曰張國維但知今日江上收文武人才
治戰守具為急不知東閣大學為何官可即以
此語報唐殿下國維兵雖不出打仗而沿江深

溝高壘多置木城株橛防守甚堅丙戌五月廿
八日北騎渡江各營拔寨走國維遂歸東陽守
陷阮嶺六月貝勒發兵入關道東陽將抵陷阮
嶺國維邀東陽令吳琪滋至謂曰吾乃大臣今
日以死報國天氣正炎若形骸腐爛不可辨識
則謂吾逃必貽禍此地故特相邀視吾死耳吳
令涕泣國維命取白絹一幅製詩三章一曰負
國二曰念母三曰誠子楷書畢又顧其僕曰有

佳筵否吾欲留詩贈一故人其僕曰無有國維
遂署絹尾曰大明遺臣張國維絕筆冠帶北面
叩頭謂其僕曰吾死於王事禮也后兵將在東
陽者皆固我而及於難我死可昇屍詣門一謝
之云今生無以相報也向太夫人勿言我死止
言遁去可仍坐我於中堂俟達官見始可殮耳
遂赴水甫入水未一刻家人急拯之而氣已絕
享年五十有二比騎至園國維宅國維尸坐廳

事面色如生北兵見有叩頭者有痛哭不已者
同夥問之則多濟寧人皆向耳食其粥以活者
國維殮後殯於郊外園亭踰半月有北兵數十
人驅婦女宿其園夜半起如廁見堂皇燈火如
晝有白鬚絳袍者南面坐繞座兵衛皆列刀戟
北兵大呼遂不見始知國維靈爽不散北兵起
叩頭掘前倉皇使去後相戒無復敢入者矣桂
王承大統謚國維曰文忠國維長子世鳳桂平

胡將軍印封武康伯不受次子世鵬官尚寶司卿北兵索之匿不出下令曰再不出則殺祖母鵬始就縛世鵬為北兵所殺世鵬繫獄張存仁自閩歸道金華百姓數萬人遮馬前為世鵬號哭請命存仁曰其父之為人吾在遼左即耳其名到杭即釋之

石匱書曰張國維長厚忠誠其鄉人與天下人稱之者如出一口翻歷所至其所以得此於人

者良亦不易矣乃時當陽九南北樞衡而俱不
究其用而監國一出尤屬強弩之末後至北騎
渡江人乃咎國維之不受唐詔夫天方逆敵長
驅即唐魯合支亦不能久而國維之却詔拒唐
拳為魯總亦見其長厚之一端也

石匱書卷第四十一

朱大典列傳 附吳邦璩何武

朱大典字未孩浙江金華人萬曆丙辰進士以
章丘知縣行取兵科給事中歷任至兵部右侍
郎總督漕運鳳陽巡撫加勅督勦流賊大典饒
有才幹而賦性奇貪多行暴虐崇禎庚辰督師
廬鳳守護陵寢括取財賄四府僚屬囊橐為之
一空時人擬其富且敵國御史姜埰等交章劾

之下法司勘問大典不敢對簿自請捐資募兵
勒寇自贖詔許之得脫歸里弘光登極起原官
禦左兵上流以功賞銀幣乙酉五月上棄留都
奔黃得功軍大典詣軍朝請得功被刺自刎上
北去大典歸里募士為城守計而方國安帶土
漢殘兵繇武林東渡擬牧馬金華大典不納國
安縱兵焚劫近郊四十里人烟幾絕閏六月越
城起義台紹守道于賴檄國安江干共事國安

遂舍金華勿攻大典欲據有全婺嬰城保家故
終魯王監國止遣其孫一朝未嘗發一兵至江
上而所遣戍卒亦未嘗過嚴州一步其意固有
在也丙戌北兵渡錢塘國安走台州貝勒遣馬
士英招降國安令其三功自贖國安帶兵與貝
勒協攻金華大典堅守三月國安輦九牛銃攻
城晝夜攻擊炮聲如雷大典知事不可為於數
日前先遣其子孫潛遁及期開宅使其妾媵婢

僕各、逃散止推其受妾一人及其幼女死井
中而自走火葉局縱火焚死大典部下副總兵
吳邦璿者山陰人大司馬亮之曾孫也在大典
幕中甲申以萬金托邦璿往京師營幹四月聞
北變大典意邦璿必化為烏有矣乃邦璿途中
聞變即橐金而歸除盤費之外所携金分毫不
動大典駭服謂邦璿不特有行而且有才題授
副總兵同守金華邦璿携其室傅氏同往邦璿

善騎射城守倚之後城將陷和璿歸視傅氏傅氏曰城守事急尚顧我耶我惟一死以報君家汝可亟去和璿乃出傅氏以所積金銀付其子令其藏匿民家候城破潛遁并令諸婢僕急走逃死皆厚賚之自服緋衣縊死廳事和璿知妻死不歸亟走火藥局見總兵何武曰閭部火藥盈庫今日不能擊敵而留與敵用甚為非計依璿愚見不若燒之武曰所言極當少頃城陷大

典倉皇至呼曰二將軍城已陷何不急走乃高
留耶和璩曰和璩世受國恩義惟一死得追隨
明公幸矣再問何武曰武意已定願與將軍
同日死耳大典笑曰有志三人吾心甚愜但頃
見二將軍所商何事和璩曰火藥如許不欲委
以資敵意欲燒却方死耳大典出袖中火繩曰
英雄所見畧同乃盡出火藥三百餘桶堆於一
室大典尚有從人十餘大典曰去從人亦願同

死大典曰須出自然不可勉強再叱從人從人
皆不應大典大聲曰快走吾將有事俟汝輩出
百步之外然後舉火從人急走出大典乃與邦
璩武環坐於椅投火絕於藥桶頃刻藥發房屋
皆燼北兵適覓大典屍骸並無踪跡蓋三人并
化為烟焰矣

石匱書曰昔年在淮揚親見朱大典之貪橫真
如乳虎蒼鷹不敢偏視後復見其嬰城守娶破

家養兵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又未嘗不嘆息
其為人也王季重三仕為令尹以貪三黜其所
携宦橐盡分之昆季猶子時人稱季重賺銀極
不好而用銀極好余於朱大典亦云

石匱書卷第四十二

王之仁張鵬翼列傳

王之仁北直隸人弘光監國之仁以脩倭將軍
出鎮定澥乙酉南都陷北兵至浙督撫張秉貞
發令箭促之仁歸歎之仁至省以舊總兵印上
而留其脩倭者之仁薙髮降陳洪範力保以原
官復任至寧波餘姚孫職方嘉績熊給事汝霖
於閏六月初八日起義推轂之仁為大將軍出

守錢塘江魯王自台州至封之仁為武寧侯派
守西興渡自乙酉七月至丙戌二月各營株守
江上日以劇戲豪飲般樂怠傲之仁望之心碎
乃上疏 魯監國言事起日人、有直取黃龍
之志乃一敗後遽欲以錢塘為鴻溝天下事何
忍言臣今日計惟有前死一尺愿以所隸沉船
一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戰
也三月初一日清兵驅船開堰入江張國維命

之仁統水師從江心襲戰是日東南風大起之
仁揚帆奮擊清兵覆數每帶甲兵死江中者亡
算以功晉興國公五月廿七日清貝勒屯兵北
岸以江涸可試馬用大砲擊南營碎方兵中廚
鍋灶方國安曰此天奪吾食也更念隆武曾以
手勅相招入閤必大用即不支便道可退入滇
黔廿七夜遂拔走至紹陳兵劫監國南行廿八
日江上諸軍聞報俱潰鄭遵謙入海廿九日惟

之仁一軍尚在將由江入海國維與之仁議抽
兵五千分守各營之仁泣曰壞天下事者非他
人方國安也清兵數十萬屯北岸倏然而渡孤
軍何以迎敵之仁有船可入海公無舡可自為
計國維乃振旅追扈監國之仁還寧波載其妻
妾并兩子婦幼女諸孫盡沉於蛟門下捧所封
勅印北面再拜投之海獨至松江蒞冠登陸百
姓駭愕聚觀之口稱大明興國公到南京請死

至南京門者以告洪承疇令以單身入之仁繙
玉進見承疇大罵曰洪承疇若官至八座受國
深恩假作陣亡反而事仇先帝贈若官立廟
祠若祭若蔭若子若背義亡恩操戈入室平彝
我陵寢焚燬我宗廟若通天之罪過李陵衛律
遠矣承疇猶婉容下階勸慰之饋之公館餽以
袍帽之仁閉目不視承疇猶不忍殺會丹陽起
義有傳之仁為內應者遂棄市之仁衣冠植立

受刑從者十餘人送之仁至市灑淚而去之仁
臨刑作詩數首寧波士子刻傳之

張鵬翼浙江諸暨人其先山西籍也崇禎中以
副將分鎮山海關甲申國變間道走金陵屬東
平伯劉澤清協也淮上乙酉揚州陷澤清欲以
其衆浮海入浙遭風壞巨艦百餘且止遂降清
而鵬翼與李士璉胡學海張國柱等諸隊共入
海依巡撫田仰於崇明及崇明陷並走浙東田

仰以為功拜內閣鵬翼駐守寧波丙戌二月詔封永豐伯調禦衢州部衆律嚴江東獨稱有制之兵常過宿城市身露立竟夜兵不得入民居取一草有兩弟少弟繼熊尤英俊能平地奮起丈餘貌偉傑拙訥與人一揖若不能為恭軍中呼為三張飛時鵬翼與其兩弟奉命初至龍游有千人告益陽王擅制諸不法鵬翼曰請得聞監國王輒閉關不納鵬翼欲善諭之親至城下

則矢石交加鵬翼不得已揮士進百姓開城迎
益陽兵走追至西門流矢中王：卒因䟽狀有
旨不問遂至衢州時淳安與開化俱陷清兵逼
常山鵬翼乃令繼熊往守常山營南門外高阜
偵者數輩不返繼熊曰此必敵最近為所擒夜
提數百促赴之五鼓未飯空腹與千人搏戰自
卯至午數十合殺清兵過當氣靡漸退城下常
山百姓登陴望見繼熊面紫赤口流涎知其餓

極猶袒甲奮大刀砍縱橫如無人俄砍空力甚
刀脫手墮地復出佩刀連擊殺七人日晡清兵
後隊益至戰小阻乃退入常山清兵逐之至關
疑有愾不入繼熊憤其敗績引佩刀自刎北寺
中氣絕猶彊立不仆清兵懾繼熊威靈棄淳安
不守久不迹常山一步六月清兵入紹興尋攻
破金華八月晦及衛鵬翼與通王盛澂及徐職
方為死守計王督三門鵬翼亦督三門遣楊恭

將登臺與清將語曰我兵不可以力下也果天
意屬清：全有聞粵吾以城降貝勒不許鵬翼
誠王曰吾五鼓出城當衝王震甲飯飽斷後幸
一捷此呼吸事耳無他策而通城標將有內叛
暗馳約開門入清兵者請以衢降人震其裝級
入叛將營中伺動靜則是夜子刻先鵬翼起輒
縛徐職方而縱降人往邀清兵清兵乃大至鵬
翼知內變疾呼起須臾門開清兵競入鵬翼預

衆散徐叱曰毋犯吾家請以冠服往誠其子識
吾衣襲出永和樓清兵叱不許乘馬鵬翼怒斬
其馬步整攝詣貝勒貝勒溫語欲降之鵬翼罵
觸貝勒乃令釘手足於門剗其腸王聞其亦自
縊而通城盛激引決徐職方亦於是日遇害

石匱書曰王武寧首先薙髮張永豐手殪親王
江上諸軍皆疑其跋扈而熟知其忠誠慷慨誓
死靡他且能肉視虎狼冰頑湯鑊明目張膽自

請一死真可與日月爭光則彼奄奄自死牖下
者猶是婦人女子之態二將軍所掀髯而竊笑
之者矣

石匱書卷第四十三

張春列傳四

石匱書卷第四十四

熊汝霖孫嘉績錢肅樂鄭遵謙列傳

闕

陳萬良徐龍達潘國緒羅騰蛟王祁王翊王興

列傳

闕

石匱書卷第四十五卷

余煌陳函輝陳潛夫列傳

余煌會稽人天啓乙丑廷試第一歷官左庶子
煌事封公極孝登第後猶跪地受杖應對稍錯
則披其頰煌仰而受之無忤色乙丑釋褐魏瑞
用事勢焰薰灼凡在仕路無不妾蛇詔修擬擊
紅丸移宮三大案掌院施鳳來題史官七人煌
與其列要典成大干物議思宗丁丑煌在經筵

禮科給事中韓源疏劾禮部侍郎吳士元連詞
煌有旨曰纂修諸臣各有本末煌上疏辨曰纂
修一事臣之本末鑒在聖明臣寃久白臣復何
言願臣名節所關有不能已於言者臣以新進
控辭不獲稽延數月乃始供事纂修之始不過
因吏部尚書張問達彙刻成書稍加裁節迄總
裁正副互相筆削陸續進呈先經奉旨刪潤後
又有更加詳慎之旨屢呈屢發愈改愈詳非復

臣等所得而寓目矣未幾逆黨劉志選復有要
典功罪一疏請增入逆璫臣等死拒而史臣從
此得罪詰臣等以隱漏逼勒原文責臣等以私
交抗藐國法同事諸臣耽默相繼臣以剪桐之
役引退歸里始免竄逐今日要典者曰羅織曰
獻諛當逆焰孔熾片詞未下鼎鑊先懸臣等據
事直書可謂羅織乎仕途速化人競奔營臣等
纂修告竣半級不加乞差歸里可謂獻諛乎後

之諸臣苛求不已蓋以當時議論與擊逆諸臣
相左不知黃克纘韓煥俱忤璫被黜其議論未
嘗不與擊逆諸臣相左也臣纂修始末事跡甚
明故十餘年間吹垢索瘢不遺餘力未嘗有加
於臣使果有纖瑕可摘已在放流之列何待今
日之韓源哉上溫旨慰諭之戊寅六月請急
歸省賜銀幣馳驛禮遇甚隆遂丁封公感里居
數歲不以一牘干有司郡中有大利害輒攘臂

言之不少邇已卯修三江閘庚辰修麻溪壩壬午修郡城皆科派田畝未免築怨致來輿人之譏然識者能亮其心也甲申北變煌哀思悲功便欲以死殉先帝乙酉北騎抵浙檄紹郡士大夫歸款會城煌獨不往會義興兵起魯王監國起煌戶部侍郎禮部尚書皆辭不就丙戌各鎮挨戶打糧民不堪命廷議煌為兵部尚書彈壓內外固辭不獲乃始受職疏言藩鎮各自成

軍不相統率司馬不得過而問馬是綴旒也如
必相統率則法紀久已凌彛一旦繩之將為射
的頃者田仰與鄭遵謙爭餉兩營格鬪蹀血宮
庭臣冒鋒鏑幸而解散今若受事而搆怨不已
臣罪何辭况兵丁肆橫赤子流離戢暴禁奸非
兵勿克自非屹然環衛不足以居重馭輕也監
國然之繇此兵丁稍戢民用稍安晉吏部尚書
不受時內外諸臣處堂自娛請乞無饜復言國

勢愈危民生愈蹙朝政愈非且恢勦未能尺土
未復請祭則當思先帝蒸嘗未脩請葬則當
思先帝山陵未起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
未享請蔭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謚則當
思先帝光烈未揚時以為名言五月江上失
守各藩賊散監國犇天台二三迂儒猶欲閉城
死守煌曰江上數萬兵不能當一戰乃欲以二
三老弱守城是聚肉待虎也亟開之後清兵入

以城門不開兵不血刃人皆歸德余司馬五月
晦入山別其家屬六月朔渡入城晚出宿石旗
草庵次日至渡東橋赴水舟人拯之起渡宿草
庵一日風興拏舟至大河頭渡赴水時水涸深
不及腰惶洄水入涸而出者三四舟人復欲拯
之有僕曰勿爾好成就之乃止比得屍衣帶間
有小板書絕命詞曰穆駿自馳老驢勿逃止
水汨羅以了吾事有媿文山不入柴市棺殮俟

地方官者驗暴城下者久之

陳函輝初名偉字木叔號寒山澗臨海人父三槐夢楊椒山過舉函輝迨長折以為字三槐以壬午乙榜授廣州同知函輝隨父任甫十齡為番禺令穆天顏所知曰寧再來人他日國家多事時思吾言幸努力解作荔枝賦及仁物論一時以為兒異人及三槐量移南康郡丞方坐引茗呼函輝語之持世無如忠孝傳世惟有文章

勉之釋醜而逝函輝因信禪果終身不什此語
毋課嚴讀書山寺三年不歸丁卯卿薦居小寒
山自號小寒山子辛未再罷歸作載愁日記壬
申修台郡志甲戌改今名成進士上書請旌母
節詔許之授靖江知縣海盜督雲峰大掠設間
誘其黨蛇山王猷功幕府盜息分考南關得士
夾集之等臺梓歸卧病放園著寒喜正續集若
千卷著易手抄及楞嚴法華宗通二集已坐前

事削籍賦放言效白詩十二章甲申國變函輝
在籍懸太祖高皇帝像於府堂蒞牲設誓起
義勤王復移檄京師各鎮共舉義旗檄曰嗚呼
故老有未經之變永泰傷心普天同不共之仇
戈矛指髮壯士白衣冠易水精通虹日相居素
車馬錢塘怒激江濤嗚呼三月望後之報此後
盤古而蝕日月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手挽
三辰之軸一掃腥羶身鍾二曜之英雙驅誠諒

合文祖之櫛風沐雨迺諸宗而布澤推膏歷年
二百八紀何人不沐皇恩傳世一十五朝寰海
盡行統曆迨我皇上崇禎御宇十有七年於
此矣始政誅璫獨勵震霆作鼓頻年禦鹵咸持
霄旻為衣九邊寒暑幾驚呼庶呼癸之嗟萬姓
啼號告切已溺已飢之痛虔心而轉環言路鋤
色以側席端揆惟見發政施仁近且側身罪已
雖舉朝肉食之多鄙而一人辰極之未遷遽至

覆瓶有何失序嗚呼即爾紛然造逆之輩疇無
累世休養之恩蠶食諸姬覆楚已深羽十罪九
封函谷過秦又負漢三章甚者焰逼神京九廟
不獲安其主腥流宮寢先帝不得正其終罪
極海山貫知己滿慘浮天地誓豈共生嗚呼誰
秉國成詎無封事迨天繆戶未陰雨者何人將
伯助予終永懷而靡及猶然泄泄皆曰馳門
戶膏肓河北賊置之不問蕩離破壞大將軍竟

若周聞開門納叛皆觀軍容使者之流賣主投
降盡弘文館學士之輩乞歸便云有恥徒死即
係純忠此則叔運真遭陽九百六之交而凡民
並值挫折維裂之會矣安祿山以番將代漢將
帳中猶早抽刀李希烈自汴州奔蔡州凡內虜
先進毒鳳既斬於京口剖屍之慘安逃駢不逝
於烏江板山之力終盡無強不折有逆必誅又
况漢德猶存周曆未過赤眉銅馬適開光武之

中興彝鼎逢蒙難免少康之並僂臣子心存報
主春秋義大復仇業賴社稷之靈九人以推重
耳誠憤漢賊之並六軍敢出祁山嗚呼遷跡金
人亦下銅盤之淚隨班舞馬猶嘶玉陛之魂矧
具鬚眉且叨簪紱身家非吾有總屬君恩寢食
豈能安務伸國恥握拳透爪氣吞一路征轡嚙
齒穿齟聲斷五更哀角共洒申包胥之泣誓焚
百里視之舟所幸澤網張翼宋之旗協恭在位

願如熊羆夾興周之鉞磨勵以須二三子何患
無君金陵咸尊正朔千八國不期大會江左賴
有彛吾莫非王土莫非王臣各請敵王所愾豈
曰同袍豈曰同澤咸歌與子同仇聚神州赤縣
之心直窮巢穴抒忠臣孝子之憤殲厥渠魁班
馬叶乎北風旂常紀於南極以赤手而扶神鼎
事在人為即白衣而效前籌君不我負一洗挽
槍晦蝕日月重光再開帶礪山河朝廷不小解

內共扶正氣神明鑒此血誠謹檄政欲誓衆發
師以弘光監國不許草澤勤王乃止南都當事
遂以兵部職方起函輝盛軍江北乙酉北騎渡
淮弘光宵遁函輝亦乘間奔歸時魯王搖遷至
台函輝與魯王密邇詩酒相得六月壬子至武
林路王出降使幣四出惠王崇王周王皆以次
至魯王適卧病不能起使者偏先繳印冊函輝
為魯王謀言屢遭兵火印冊俱失所存者圖書

耳即纔上函輝復勸魯王霸紹北使遂至旬餘
聞餘姚會稽起義函輝期海門叅將吳凱帶兵
斬使誓衆祭旗隨招至浙東諸縉紳上箋魯王
啓請監國先於台州頒詔諸鎮即從魯王至越
魯王聽信讒言以函輝計典受譴不宜近左右
遂以函輝為詹事府少詹事奉諭聯絡溫處函
輝知犯衆忌棄職歸山與僧湛明結茅雲峰丙
戌四月以禮部右侍郎起函輝到越旬日而北

騎已渡江矣。函輝扈駕至海門。魯王登舟。函輝辭。魯王曰：「老臣不能扈從遠去，誓以一死報嚴下矣。」遂哭入雲峰山中。自盡。年譜末云：「徐陵五願唯誓出家。文山七歌尚思殺賊。」輝得死所矣。遂預作埋骨記，貽其二子。有曰：「空山無棺埋骨，瓦甕以寒泉，一勺奠之，不植不封，無煩改卜。」嗚呼！小寒山子生於唐宣之，年死於唐宣之，日占星曰：「危應候，惟木後之。」君子有起而吊之當時。

木叔一寒至此哉誠所謂死無葬身之地者矣
又作絕命詞十章詞曰生為大明之人死作大
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子房始
終為韓木叔生死為魯赤松千古成名黃蘗寸
心獨苦父母恩無可報妻兒面不能親落日樵
夫湖上應憐故國孤臣、年五十有七回頭萬
事已畢徒慙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去年六
月廿七今年六月初八但嚴心內春秋莫問人

間花甲斬盡一生情種獨留性地靈光古衲共
叅文佛蓀衣泣拜高皇手著遺文千卷尚留副
在名山正學焚書亦出所南心史難刪慧業降
生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忠貽與世
間同志敬發徐陵五願世作高僧法眷魂游寰
海名山身到兜率內院今日為方正學前身是
寒山子徒死尚多抱慙請與同人證此又遺友
人書云輝死矣季札之劍孝標之書皆諸先生

心事也或念釋平生忠悃得存其遺孤藏其遺
骨收其遺文所謂埋吾三年而化碧地下必有
以報諸公矣書畢從僧索故曆曰六月之望可
了望前一日僧有裹單去者函釋徐笑曰豈以
我哉是夜五鼓竄入寺古池淺不得死僧覺兢
持起索粥飲且休頃之闔戶引縲盡時年五十
有七

陳潛夫錢塘籍會稽人應童子試冒他人姓曰

朱明崇禎丙子舉浙江鄉試遂改名潛夫少年
任誕喜盡言翹人之過鄉里多惡之故與客陸
培初舉進士與潛夫首難為檄文逐之兩浙士
子多右陸培攻潛夫甚力潛夫於是徙家雲間
一時污蔑之言置之不辨或問之潛夫曰丈夫
貴立功名流言違足卹邪癸未三試南宮復不
第選授河南開封府推官時汴為殘疆親友勸
帝往潛夫曰吾所謂立功名此其時此其地矣

至封丘飛奏曰河南尚有可圖之勢河北寔有
繫卵之危欲請重兵守滎懷遏賊勿使下而身
自渡汴梁聯絡號召復通郡之地䟽上未及報
會有鎮將陳永福陷賊為賊先驅出晉中其子
德為巡撫秦所式材官聞永福信以其衆譟縛
巡按御史蘓京去變起倉猝人々不知所為潛
夫曰此獨德畔軍未盡畔也乃募民兵千人鼓
行而西請巡撫秦所式鎮將卜從善許定國以

兵會合力擒德而所式以解任去二鎮將皆潰而南潛夫力不能支遂奉周憲渡河任封丘百姓從者如市潛夫皆具舟楫一一濟之時崇禎十七年正月也渡河與巡守使者謀不應於是入居杞檄召州縣令長設高皇帝神位環立再拜哭歎血盟曰凡我諸臣同心并力固守河南生為明臣死為明鬼左右感歎流涕潛夫聞汝寧西平寨副將軍劉洪起者奇男子也擁衆

萬人數殺賊有功走往說之洪起曰公書生伏
忠義尚不惜死况我輩武弁乎然茲事大吾與
公觀釁而動勿孟浪也潛夫乃告還項城時芻
茭集流移部署稍定復走西平寨謀之而洪起
兵亦大集以五月五日禡師祭旗謀從北方來
具言都城陷先帝升遐兩人痛憤擗涕嚼齒
誓衆令士卒皆衣縞素洪起兵萬人號五萬方
行出汴梁潛夫率死士三千先驅杞縣擒殺偽

官當是時兩家之師會於河隄旌旗火鼓相望
十餘里五月二十日渡河而北邀擊賊將陳德
於柳園大破之擒其牛馬輜重軍聲大振六月
傳露布於江南時弘光監國留都見潛夫露布
舉朝竒之廷論恢復功授巡按河南監軍監察
御史潛夫見新命勒兵至南都陞見弘光請兵
乞餉議恢復之策上疏曰臣聞中興在進取王
業不偏安山東河南數千里之地皆祖宗版圖

尺寸不可棄其中郡國豪傑結寨為固大者衆
或數萬小亦不下千人弄兵既久士卒器械足
用引領南望掃境以待王師 陛下誠分命藩
鎮一軍出潁壽一軍出淮徐馬首北向則人心
爭奮更持爵賞官誥慰勞鼓勵以立功當可
盡賴其力於是計遠近畫城堡使之自守其地
而督撫藩鎮以銳師屯要害策應之寬則耕屯
為食急則被甲乘墉一方有警前後相救有功

者賞失事者誅賞罰得宜繡錯相制上之則恢
復可期下之則江淮可保此今日之至計也江
淮之上何俟多兵督鎮紛紜並為虛設騷民糜
餉為患寔深且夫陛下拱手而取千里之地
重以十萬之兵據天下之大半而挾進戰退守
之策亦何憚而不為此若謙讓不遑徒自退托
舉土地甲兵之衆無故而致之他人開門揖盜
而曰吾禦之堂皇之內臣恐江淮亦未可恃也

疏入為馬士英所持不報潛夫馳去走河上有
所請乞皆不用冬十二月雖陽李際遇既導北
兵孟津渡河又疏言和戎之利謂逆閹在秦藉
北兵攻破之闖破而北兵已罷我乃乘其罷而
并取焉計無便此潛夫勅際遇欺君叛國十可
斬而際遇行賄馬士英謀去潛夫乃以新安御
史凌綱代為巡方而召潛夫回京潛夫南還至
壽州有婦童氏自言福王妃也因亂相失今聞

王在金陵為天子吾亦欲南去廣昌伯劉良佐
具乘輿送之南潛夫至見車馬騶從甚壯傳呼
曰皇后來諸官吏夾道趨迎潛夫遂往朝為童
氏至南都帝謂元妃既亡童氏妄認下獄論
死而馬士英喉御史交章劾潛夫私謁妖后無
人臣禮乙酉四月命緹騎逮潛夫下詔獄乃作
豫中記畧數萬言五月南都陷潛夫得脫歸海
昌會北兵至浙下令雞頭潛夫聞越中起義奉

魯王監國乃航海見魯王魯王下問曰先生何以教我潛夫對曰人心思明三吳忠義之士莫不翹首以望假臣士卒五千直渡海昌必斷武林咽喉以為恢復之今魯王稱善然無兵莫能應也加潛夫太僕寺少卿監軍浙西乃捐已財募兵三百人與熊孫諸家兵列舟江上丙戌五月晦北兵渡桐廬江上兵散潛夫歸山陰之小緒村謂其妻孟氏曰行矣我為忠臣爾為烈女

泉下差不惡也遂秉燭坐飲酒四五卮思自盡
絕命詞曰吾父生我天挺惟異吾母蚤亡繼母
撫視讀聖賢書秉嚴父誨惟孝惟友曰忠曰義
丙子舉鄉願名自勵和氣滿閭清風吹袂名曰
孝廉庶幾無愧致身之期歲惟癸未司理間封
星言視事是時兩河賊氣滿地衆人迴車予獨
攬轡以身許君有死無二賊出河朔羣工奔避
予乃渡河擊揖而濟誓清河南仰報先帝手

披荆榛身掃醜寇知有封疆先死何畏終復舊
宇誅逆擒偽三十州邑大明土地時惟弘光鑒
予忠瘁命以巡方繡衣北蒞惋矣諸奸共相牽
制中樞信譖嫉予不媚聯絡要圖置之罔遂雖
非朱仙金牌十二三月撒歸可為雪涕哀先
子一時捐棄我哀方盈奸怒轉熾赫金吾逮
予邸第圍墻幽夏寇氛猝至旬劄歸來挈家奔
避東澨之濱為延年歲腥風逼人奮身起義航

海飄零請兵越地乃覲監國復承勅旨命我浙
西加我卿貳糧無鎬銖兵無隻騎召募親丁三
百而已血戰江干五十餘次糧寡兵微於事何
裨將不練兵官惟坐費日待敵來自強無計大
權不握旁觀徒恚丙戌五月胡馬驟至公侯勲
爵拔營而潰區區孤軍其何能濟忠則在天烈
則在地事不可為偷生乃忌拜別吾母以及諸
弟挈吾妻妾從彭咸逝取義成仁千古如是詩

曰萬里關河胡馬奔三朝宮闕夕陽昏秋風血
悴長弘碧明月聲哀杜宇魂白水無邊流姓氏
黃泉那可度寒暄一忠雙烈傳千古獨有乾坤
正氣存書已投筆起立繼母在座哭之失聲潛夫
曰母之教子惟忠孝也今日之事忠孝盡矣母
當自慰不必悲傷於是整衣冠再拜祖廟已則
拜母長揖別弟及孟氏親戚一一與辭訣乃呼
其妻其妻拭鬟髻正襟同其妻向姑再拜曰姑

善自保重媳行矣於是相牽袂而行至化龍橋
潛夫長嘆曰不啻孟氏有是二女拊其背令先
下其妻從容解擊問一七首以授從婢曰吾當
亂世携此以防不測而今而後吾知免乃携妻
手同赴水死之潛夫坐橋上度氣絕遂自沉
石匱書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知去其詐
用人之勇去其怒在古人原有節取之法而三
君子之毅然死節澡身浴德使生平之疵垢俱

盡忠孝之能成人之美也信若此矣迺昔之論
人者曰蓋棺論定不其然哉不其然哉